



沉郁诗史堪为圣

(外三则)
□汪微

历来品评唐诗艺术的最高成就,李白的七绝和杜甫的七律并称“双璧”,我尤喜后者。杜律以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见长,可谓“安史之乱”前后大唐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正因为读杜诗可以基本了解“安史之乱”的社会面貌,所以杜诗也就赢得了“诗史”的雅称。“诗史”一语源于晚唐孟棻的《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言下之意,杜甫在安禄山发动的那场变乱中,颠沛于甘肃、四川等地,将一路所见所闻非常详尽地写进诗中,基本上没有遗漏,后人读其诗犹如读史一般。其要通过诗歌记录一大段相对完整独立的重要史实,显然要比纯粹的修史难度更大。因为要兼顾叙事与艺术表现,尤其是诗歌艺术的落脚点多寄托于悲愤愤懑的生活历程。令人欣慰的是,杜甫这位天纵奇才完美地做到了,凭借一首首跨越时空的动人诗篇,成就了千古“诗圣”的美誉,正如北宋诗人黄庭坚所说:“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

“丑”到极处即为美

很喜欢一位评论家在赏读波德莱尔《恶之花》时的一段阐述,大意是说,文化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特殊魅力,以黑暗为背景,以邪恶为表征,却能达到正邪相克、黑白分明的效果。我借用这一说法,是想表达对闻一多先生经典抒情诗《死水》的至爱。《死水》的创作时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诗中貌似丑陋的意象俯拾皆是:“绝望的死水”“破铜烂铁”“剩菜残羹”“油腻”“霉菌”……毋庸置疑,“死水”是隐喻,暗指那个黏滞不前、腐恶发臭、毫无生命力的社会现实。尽管是写丑恶,我却读到了艳丽鲜明,这位训练有素的画家诗人以一系列色彩感十足的词汇,明写“断不是美的所在”,真实意图却是要在腐败贫弱中唤起“霹雳般的民心”,坚信铜锈可以绿成翡翠,铁罐可以锈出桃花,油腻可以织成罗绮,霉菌可以蒸出个霞……最终死水可以醉成绿酒,“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不得不钦佩闻一多驾驭文字和领悟艺术的天才,说真的,本来“死水”这样的标题给我的阅读心理准备是压抑,可读完得到的却是会心的快慰。当然,诗未提到的“世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由于时代的局限,恐怕诗人自己也不道不清说不明。他只是引而不发,答案留给读者自悟。

闻一多深谙诗歌象征主义“以丑为美”的美学原则之道,我觉得以这种超越现实的浪漫想象打造出的艺术效果,就是“丑”到极处即为美。

《全璧》微瑕举隅

读郭仁成先生《尚书今古文全璧》,获益良多,但发现书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不妨试举一例。关于《尚书·舜典》中提到舜享寿一百一十岁,郭先生认为不近情理。对原文“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的理解,说“三十”应包括在五十载之内,则舜寿为八十岁,我以为两种说法均有误。《尚书》有关舜寿原文中的三个数字“三十”“三十”“五十”乃取其约数,其间难免存在交叉,不可简单累加;另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二十岁有孝名,三十岁被尧举用,五十岁代行天子之事,五十八岁尧去世,六十一岁继尧登上帝位,后三十九年巡狩南方,死于苍梧之野。也就是说,舜享年一百岁,这种说法相对最为合理。

在一般人看来,古人的寿命普遍较短,更何况是在上古时代?但要知道,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例外出现,高寿者亦不足为奇。记得邓拓《燕山夜话》中有一篇《华封三祝》,谈到上古时代修养深厚的圣人得享遐龄的很多,对寿命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八十岁称下寿,一百岁称中寿,一百二十岁称上寿。由此可见,对于舜享寿百岁的说法我们毋庸置疑。

光耀科学史的精彩《对话》

时势的变迁令无数曾经的荣耀和辉煌随风飘逝,只有人类孜孜探求真理的伟大思想安然傲立。十七世纪意大利杰出的科学家伽利略所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读完后,我像是受到了一场科学史的庄严洗礼。《对话》以其平民性文风及生动的哲学性论述著称,对话内容的主体是关于天文学,对话的其实是三个人,其中两位是伽利略的朋友和拥护者,另一位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代表传统和权威的捍卫者。伽利略假托他们之间的唇枪舌剑,其实是要表明自己的观点。托勒密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陈旧观点,应该说伽利略支持哥白尼有着充分的发言权,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之上。《对话》中最令人服膺的是伽利略利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事实来佐证哥白尼学说。在伽利略时代,能把望远镜制作到可以把火星放大得和月球差不多大,确实是个奇迹,可是伽利略做到了。不仅如此,木星的四颗卫星也清晰地进入了他的视野。他正是借这四颗卫星围绕木星运转的规律,巧妙地论证了“和哥白尼体系吻合得多美妙”,由此得出“行星转动的轴心是太阳而不是地球”的科学结论,最后水到渠成地向亚里士多德派发出质问:“为什么不环太阳运行呢?”甚至有必要,也是环绕太阳运行呢?”对现代天文学感兴趣,不妨先读读这本《对话》,无疑可对进一步登堂入室起到敲门砖的作用。

年少读金庸

□夏河

学中的上乘佳品。这则简介,虽然标点、语病多有,但有一定的感染力和鼓动性,甚至也有一定的概括性,拿来作为销售宣传,还是在及格线之上的。

几个月之后,运气极佳,竟又从一名同学处借到一本《射雕英雄传》,说是两天后必须还他。晚自习之后,我兴冲冲拿了书,在寝室门口跟两个同学炫耀,准备通宵读之。

这时,正对门口床上铺的刘兄说,真的假的?你把那书拿来看看。还怀疑真假?我很不屑,愉快地把书递给他。那时,寝室是木质双人床,到了冬天,为取暖,常是两名同学蹬腿睡一个被窝。刘兄睡上铺,床栏上点着蜡烛,他就着烛光翻看。按说,看一封面或扉页便知真伪了,但我感觉他看了好几分钟,并且调整了一个很舒服的姿势,大有继续看下去的架势。我不敢催他,但我不得不说,我看完就给你看。我语调卑微,他听而不闻。不得已,我又重复一遍要看书,这回他说话了:“我先看。”我说,我看过你再,我好不容易借到的。他闻言,侧过身子,对我扬了扬拳头,叫我别再纠缠他。我说,好好,你看你看,明天早上就得给我。

第二天早上,他有没有还书,我不记得了,但我离开时,与刘兄同床的另一同学挪到他那一头同看《射雕》,我是记得的。我后来对《射雕》情有独钟,买过十几种旧版,除我个人觉得那是金庸的“青春书写”,是金庸写给青春少年的这个因素之外的,潜意识当是对自己少年时代欲读之而不得的委屈心理的补偿。有一类人,太容易受伤,也太容易自欺而满足,比如我。

时间会改变很多。渐渐地,家里书满为患,便是金庸小说也有为患之势。这两年,金庸小说旧版,我已散出不少,仅《射雕》也有好几部离开了寒宅,但愿受书的年轻朋友,能爱上它们。

三

高中毕业的时候,金庸小说大半都已看过,有的还重读过,比如《天龙八部》等。那时重读金庸,很不容易,乡下学校没有图书馆,家里也没钱买,就只有去租书店(铺)租书。

做信访工作的明白人

——读《透视:信访与群众工作》有感

□顾艳平

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正如书中所言,并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不可否认,会有极少数人利用信访途径,试图为自己牟取更多的利益且能够得逞,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否认信访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

其次,《透视:信访与群众工作》提示我,信访工作是群众工作,是交流,是互动。人们彼此之间的想法,从来不会一样。当我们在做信访工作时,我们会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同样一个诉求,每个人的认知及追求的结果可能也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在与信访群众打交道时,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当我们在沟通过程中认为群众有偏见或非理性诉求时,应该在我们认知的范围内,尽量站到群众的立场。即便不能感同身受,也应尽可能换位思考。也许换个角度,对问题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书中所引用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伦的说法:有些人能感受雨,而其他人则只是被淋湿。我们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过程,更是做思想工作的过程,也就需要我们沉下心来,担当起群众工作的使命。精神的慰藉,胜过物质上的

有鸟相伴的湿地童年

□华明玥

童谣相伴,孩子开始了他们的成长之旅。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精妙的结构,与通常的生态保护类作品不同,《十八索》巧妙地以鸟类知识与护鸟尝试,编织进小学生的班会、知识竞赛,还有文艺汇演中。比如,杜正第一次来学校当辅导员,就带来打算赠送孩子们的数十只“泥鸟”,给孩子们直观的感受。暑假护鸟小队的选拔赛前,杜正也带来了展板,教孩子识别雄鸟和雌鸟,候鸟与留鸟,讲述国家对不同鸟类的保护级别。肖白鹭无意中发现了迷路受伤的红耳鹎,而发现光污染对鸟类的伤害。护鸟小分队的事迹被表彰后,孩子们创作“情景剧”,呼唤更多人参与到护鸟的队伍中来。护鸟行动契合当今素质教育的各种情景,避免了生态保护类作品常见的“孤独感”与“悬浮感”。

其次,作家通过一系列的悬念设置,来推进情节的转折与发展。为了更好地在荒野中追击偷猎者,杜正买了黑毛“鸟雕”,而为救这匹在暴雨下受惊狂奔的马,肖白鹭的爸爸不幸被泥石流吞没。读到这里,读者才会领会到在小说开头,作者为何要费很多笔墨去渲染“起蛟”(泥石流)的可怕,“当地人谈‘蛟’色变,认为那是龙王发怒……”记得评判优秀电影的论文中说过,“镜头掠过任何一只钟表,一把枪都是有寓意的,它们最终会成为情节之扣”,在《十八索》中,你会发现大量的“情节之扣”,它们“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最终在情节的转折点上完成它的使命。

最后,这部儿童小说打动我的,还有语



《未完的五四》

陈平原 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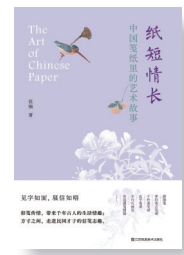
陈平原教授将自己的平生际遇和学术追求融入五四研究,不仅将五四视为中国20世纪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更将其看作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话题。作为“五四研究”三书之一,本书偏向陈平原教授的“有我之学”,它并非立论谨严的史著,追求的是能够“具有某种内在精神力量”。



《京华收藏世家》

张楠 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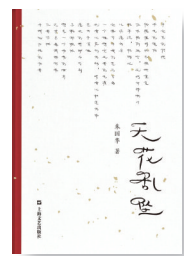
本书深入描绘近现代北京地区的收藏大家。纵览全书,不仅呈现了家族收藏的传承之美,更描绘了青铜器、古籍善本、书画碑帖以及瓷器的传承轨迹。横向透视,收藏家们的君子之风密切关系着彼此,而这个庞大的收藏群体活动,真实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双重风貌,勾勒着收藏文化的多维面貌。



《纸短情长》

张楠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纸短文化近千年,基于作者多年学术研究与收藏积累的这本艺术故事里,鲁迅为年轻朋友精心挑选的花笺,郑振铎的亲笔书信,齐白石亲画信笺,张大千和溥心畲合作的山水笺,翻一页纸而知三生事。纸短“纸短情长”,在于它不仅折射出时代风尚与社会面貌,更闪耀着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之光。



《天花乱坠》

朱国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朱国华教授锁定了一些高难度的生人逼问,把自己抛入一片片古老的理想战场,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知识的可能,关于道德与事功,关于幸福与死亡……这些追问历经数千年人类文明而仍未有最终谜底,于是在一个竞相逐利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里,如果没有被人遗忘,就可能致人茫然或疯癫。

高考分数通知前两天,我就到了学校,不是迫不及待看分数,是想借此到学校附近看看金庸小说,胜于在家看家长脸色多矣。学校坐落在集镇附近,在集镇中心与学校之间有一家租书店,我租了《倚天屠龙记》,一次租四本可以便宜点,而且担心一本本租的话,要看的另几本被其他人租走,就看不上了。

那是傍晚,租了书,到附近吃了碗面,就租住处卧看金庸了。天是热的,蚊子肆虐,但这都不是事儿。从白天傍晚,历一夜、黎明、上午、下午,再到傍晚,我没有出屋,也没有吃饭。似乎金庸小说就是最好的佳肴。

还书时,夕阳西下,我疲惫而又忐忑。结了账,拿了押金,轻轻地吐出一口气。回去后,看到还书前我犹豫再三还是断然撕下的两张半纸片,惭愧、庆幸、得意俱在心头。那两张半纸片,一张是张翠山和殷素素受谢逊胁迫前往东海荒岛——

殷素素满心喜欢,将头斜靠在他的肩头,霎时之间充满了柔情蜜意,但愿这船在汪洋大海中无休无止的前驶,此情此景,百年如斯。

一张是小说后记,金庸说:

“我已心中,最爱小昭,只可惜不能让她和我无忌在一起,想起来常常有些惆怅。”

半片纸,是一个书角,内容是何足道怀想郭襄,是深情而又无望的痴想。谁没有过无望的痴想?那是我第一次读《倚天屠龙记》,也正是被“少年维特的烦恼”纠缠不清的时候,读那几句话,泪水模糊,荡气回肠。马齿渐长,后来读《倚天屠龙记》,再流泪的场景,换成了张无忌与小昭离别、与师祖相认……那是怎样都管不住眼泪的人生。

那是盗金宝文堂书局印刷的《倚天屠龙记》。撕毁别人的书,撕去想要的书页,是卑鄙无耻的行径。可是,时光轮回,我也不能确保自己不会重复那个可耻的错误。

唯那个傍晚,时时在心;唯那两页半纸,时时刺痛我。散金庸之书给爱好者,或者也有赎罪的因子?

夜已深,不想多想了。感谢金庸小说不仅伴我度过青少年时代,还将伴我度过余生。

给予;心灵的相通,超越距离的障碍。看了这本书让我顿悟,信访工作不仅仅是解决问题、化解纠纷,更多是与群众沟通,是对人的关怀。

最后,《透视:信访与群众工作》更让我明白,人生舞台的诸多角色,其实是一位真正主角的面具。作为一名信访工作者,更多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了解群众真正的诉求和真实的想法;或者透过一个或多个信访问题,看到一种社会规律或问题,让信访工作真正了解社情民意,为领导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当然,信访部门仅通过信访事项,对条线所显露的问题,提出的建议意见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如何与条线相结合,共同分析好问题,也需要统筹和分工。

同时,这本书也提出了一些困惑。对于一些过度信访,或有法定途径而信访人却执意在信访渠道空转,我们没有更多的手段和办法。或者通过信访途径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如何去规范,让信访工作回归法治的轨道,值得我们去思考。

(作者单位:如皋市信访局)